



非法 途径

雷学文是一个银行支行行长，他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对银行金融业务的熟悉，偷走了国家的 28 个亿。当邵建川为代表的公安经济侦察干警在对其经济犯罪行为立案侦察时，他却纠集起一帮能文能武的人，组成了一支不怕死的“金融敢死队”，开始和警察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想从警察的手中重新夺回他们偷走的现金。

荣誉与责任、牺牲与诱惑同样在经济侦察干警身上演绎。

ISBN 7-80742-152-5



9 787807 421528 >

第一章



2000年2月上旬的一天,早春惨白的阳光呈圆锥状,断断续续地射进S省公安厅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此时气氛严肃,公安部经济侦察局局长刘正齐、省公安厅厅长李明、分管经济侦察的副厅长沈迎庆、经侦总队队长邵建川、副总队长甘富林、金融大队队长李昌平等人在座。由李明亲自主持召开的“关于国家审计总署驻华都特派员办事处就S省西川市农业银行下属的营州市农业银行支行行长雷学文等人大量违规出具金融票据二十八亿元人民币和支行的第三产业银信拍卖行的乱账问题的移送处理书”的案侦吹风会正在进行。刘正齐是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的。会议先由他传达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关注和公安部对此案侦破的决定。

刘正齐先作了提纲挈领的发言。他谈到这件涉案金额高达二十八亿之巨的经济金融案子很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经济金融案件,具有典型意义。这个案子的侦破和最后法院的定性还可能会给以后同类的金融案子提供相关的司法支持。

接着沈迎庆给大家介绍有关承兑汇票方面的情况,他举着一个茶叶筒加以比喻:比如甲单位在乙单位购买了一百万元的茶叶,

营州市远郊“松竹梅”度假村野竹林园艺场是一个靠湖的小岛,天色灰暗,被竹林覆盖的小岛显得格外阴森冷寂,被称为野竹林岛倒也恰如其名。湖中响起一阵哗哗的水声。营州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兼支行下属银信拍卖行总经理黄有恒划着一只人工小舢板就要靠岸。他的身上挎着一个黑色的大包。岸边,已经有一个穿着条纹西服的年轻男子等在那里,他冷冷地看着黄有恒的姗姗到来。他叫夏平,是英国籍的本地人。

黄有恒刚刚上岸,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只见一艘快艇划破平静的湖面快速驶过来。黄有恒一眼就认出,艇上的两个人中,为首的是他的顶头上司,营州市农业银行行长雷学文,左侧是他的生死兄弟谈君。

雷学文身高一米七六左右,圆盘脸,单眼皮。嘴上的那一小撮胡子衬托出他的老练与沉稳,而他投来的目光却分明具有一种转瞬间令你不由自主被慑服的控制力。看上去,他的身体虽然匀称却并不显得强健,很难想象他居然攀登过六座六千米以上的雪峰。在银行界和有关的圈子里,都称他为雷公,就足以证明他出类拔萃的影响力。

年龄比雷学文还长十来岁的黄有恒,对自己的上司怀着一种既忌恨又畏惧的心理。他知道无论是从能力还是智商来比,都是逊色于他的。就像航行在海上的船,他永远都是船长,自己只能当个大副。

快艇驶到岸边停住,面庞黝黑、身形高大结实的谈君,手持缆绳很敏捷地跃上岸,准确地套在岸堤上的铁桩上。随后几个人来到了旁边的一座水泥修筑的亭阁里。黄有恒从自己提来的黑包里,拿出一大沓一大沓的钱,放在用树桩做的茶几上面。

雷学文瞅着旁边的夏平,他从来不喜欢这个小白脸,此刻却显得很亲近似的向他做了一个“都拿去”的手势。夏平显然有点紧张,张嘴喊了声“雷公”,想说点什么,雷学文抬手制止了,很是意味深长地一笑:“不要多说了,都拿去吧。”

夏平带着讪笑，忙说：“那……那就谢谢雷公了！”

说完，他伸出手，就在他刚刚拿起一沓钱的时刻，雷学文很关心似的抓住了他的双手，笑嘻嘻地突然把他的双手往茶几上面一摁。说时迟那时快，谈君猝然用两把折叠刀把他的两只手分别钉在了茶几上面！

小白脸痛得已经叫不出声了。

雷学文凑近他低声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谈君抽出刀，夏平捂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想向湖边跑，谈君将手上的刀飞掷而出，金属折叠刀狠狠地插进了他后腰。他摇了摇头，栽倒在地。谈君快步上前将嘴里流出血的小白脸拖上汽艇，开动汽艇朝湖心驶去。

目睹如此景象的黄有恒身子一直像筛子般地颤抖。

“老黄，你都找的是些什么人呢？太令我失望了！”

“雷、雷……雷公，你、你不该杀他，钱都给了，他……”

“你以为给他钱就行了？”

“他会遵守诺言的。”

“诺言？我告诉你，这个家伙是一个极其没有人格的小人。你今天给了他，他明天还会找你要更多，他会不断地向你勒索敲诈，最后还会坏了我们大家的事情。”

“他向我保证过的，要了这笔钱，就回英国去，再也不来大陆了的。”

雷学文不想跟他再多说，采取这样的手段，他也是迫不得已的。就如登山，如果两个登山的人在悬崖上同时被扣在了一条绳索上，那固定绳索的拉钩却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量，眼看都要坠落，唯一可行的就是割断下边那个攀登者的绳索。

现在的局面就是如此。夏平成了下边的那个可怜的攀登者。他原来是省府某厅长的秘书，厅长非常信任他。结果，他为了给自己内弟要一个立交桥的工程，把信任他和培养他的厅长给卖了，造成这个厅几个厅级和十几个局、处级干部下台的S省官场大地震。

他自己因为还没有来得及把钱弄进兜里,加上他有积极的立功赎罪的表现,才幸免进监狱。后来靠吃“尿泡饭”,随一个老女人移居到了英国。

“老黄呀,你书生气太重。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是最好的。事情迫在眉睫,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了,我知道你喜欢收集新钞,估计家里至少有上百万了吧?”

“这个,这个……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的。但是,国家审计总署驻华都特派员办事处对咱们审计后肯定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我的意思,为了安全起见,你现在一定要把家里的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销毁一些。一定要销毁,最好的销毁办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现金烧了,把值钱的金银细软扔掉,不要舍不得。钱财乃身外之物!人在,还怕这些东西回不来吗?”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当你感到严重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雷学文说这句话的时候,眼中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穿透力。

黄有恒只碰了碰他的目光,便掉开了眼。他想起淡君说过的话。太准确了,眼前这家伙,真是一条银狐!它美丽迷人,充满无比诱惑,让你不由自主地服从它。然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就会降临!

天色更暗了,他们很快离开了野竹林岛。

营州市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保持着蜀地特有的风貌。这当儿,营州市开发区区长齐晓梅正陪同由苏宛市副市长卢成高带队的旅游考察团漫步而来。这位在营州政界商界无人不晓的女强人三十岁出头,要说容貌,谁都会赞叹一句像袁立。脸比那位女星还好看,瓜子形,一双黑亮灵动的丹凤眼最不同凡响,那是老天爷最慷慨的恩赐。

齐晓梅正用一种炫耀的口吻向大家介绍营州古镇,说清政府

还曾在这里设过 S 省的省会达十七年之久。全镇九十一条街巷中有二十多条街巷仍保持着唐宋时的建筑风格,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清初风格的。

胖乎乎的卢成高一口的华东味儿普通话:“齐区长啊,要我说啊,和营州古镇比起来我们周庄可是一个年轻的吴中少年,你们营州古镇才真正算得上是三蜀遗老的呀!”

齐晓梅反应好快:“卢副市长是在嘲笑我们营州的观念落后,步履蹒跚吧?!”

卢成高忙摇手:“不不,这是我参观了营州古镇的第一感想,不是吗,周庄也不过才九百年的历史,而营州从商周时代就开始了,已经历经了两千三百年的沧桑了呀!了不起,了不起呀!”

齐晓梅用一个优雅的动作捋了捋秀发:“要说起来,本来代表着停滞落后的社会景观或者说是历史角落,在新的历史经济环境中反倒成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卢成高感叹地说:“你们要好好地感谢先人们给你们留下的这一大笔遗产呀!”

齐晓梅掩饰性地指着前面,告诉客人张飞庙到了。她带着一行人朝庙门走去。

这当儿,一辆黑色轿车疾驶而来。车未停稳,从车上跨下一个男人,径直快步奔至齐晓梅跟前,把她拉起就走。随行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府秘书长程明明认出那是本市最大的商业企业蜀汉机电公司总经理毕建华,心想他这样心急火燎地来找齐晓梅,一定有重要急事。为了不让客人们发窘,他慌忙走上前称自己先带他们到敌万楼去视察,然后再到左右牌坊去凭吊张飞大将军和他的子孙们,边说边领着客人们走进张飞庙。

张飞庙旁边不远就是有名的巴巴寺墓群。齐晓梅被毕建华拉到一个高大的石碑后,毕建华先就对齐晓梅一耳光扇了过去;还没有等齐晓梅反应过来,又是一个耳光打得她两眼直冒金星。

毕建华压着声音咬牙切齿地道:“你这个母狗,竟然破坏我们

需要您这个父母官来主持公道。”

齐晓梅知道他话里的含意，也给他来了一个八卦：“这些债务人和你有相关的手续吗？比如说借据和合同什么的？如果有，你可以诉诸法律呀。”

雷学文听了她的话，却长久地看着她没往下说。

齐晓梅被他看得有些发怵，她心里明白，在这些表面上文绉绉的话中，其实暗含了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事实，但她还是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对话。

“怎么？我说得不对？”

“和比较健全的经济法相比，我更需要的是诚信，而我们的诚信却大大的有了问题。比方说，一个你心仪已久的女人可以随意对你的钟情和诚挚背叛。再比方说，一个你为之舍弃自己做入原则和个性尊严的女人可以无耻地对你进行伤害！”

齐晓梅顿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么快他就丢弃了语言的外壳。她觉得自己应该反击：“其实，那些女人又何尝不是被人背叛、被人伤害的呢！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这些所谓的男人是没有一个靠得住的！要追究背叛和伤害的罪行也首先是要在你们中去追究。”

她越说越激动了。

雷学文挑起了争端，却仍旧持着不动声色的平静。这是他的心机，让你激动，一个女人激动之际，是最容易表露心声的，因为她们是感性动物。

齐晓梅显然已经明白自己中了他的圈套，把自己的心理火力点暴露了。她止住口，端起茶杯。杯里透明的水中，漂浮着有名的蒙山雪芽，雪芽在高温的作用下正在水面整齐地竖立着，舞蹈着。

雷学文眼睛看着对方的杯子，又开始新的刺激：“在情感和生存的世界里，最容易背叛的就是一生都在寻找依靠的女人！而给予她们坚强和安逸的男人们始终都是被她们所利用和背叛，最后这些始作俑者还装出一副可怜样。”

齐晓梅道：“对不起，雷行长，我的公事太多，我可没有这份闲

心和雅兴来和你讨论背叛和忠诚、男人和女人这些文学或者哲学命题。”

“开发区区长务实不务虚，我很钦佩，那我就说点现实的东西。难道您就可以不顾及从小和你相依为命的弟弟？”

齐晓梅一听这个，就紧张起来了：“他又犯浑了？”

“他上个星期又在白云湖输了三十多万！”

齐晓梅不吭声了，她知道，自己都很难摆脱眼前这个男人在这方面——事业上、心理上、包括感情上的控制，再加一个专给她惹麻烦，事事要她揩屁股的弟弟，她是无法与他抗衡的。

她知道自己该改变策略，于是让自己的眼里转瞬间带上了一种妩媚的柔情。她非常清楚她这种表情的杀伤力：“老雷，我们之间的事，还有谈不好的吗？”

雷学文点点头：“我就等着你这样说话。”

齐晓梅心里一笑，知道自己的表情起了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雷学文看着来电显示。随后，他把目光投向齐晓梅。齐晓梅无奈地说了一声：“我去一下卫生间”，站起身款款走开。雷学文这才接了电话。

电话是营州三色商贸公司的总经理柳国民打来的，他告诉雷学文，福建正瑞包装材料集团的法人总经理钱凯临到了。雷学文于是让柳国民转告钱凯临，下午六点两人见面。说完，他起身离去。

躲在后面卫生间的齐晓梅终于意识到，她的那些表情对今天的雷学文来说，已经没有当初的魅力了。

在沙洲宾馆顶楼的酒吧里，雷学文和钱凯临见了面。从福建来的客人胖得像水桶，那边大概热得早，他已经穿了长袖体恤衫了。

“钱总能亲自光临营州是我雷学文的荣幸，对柳总的安排还满意吧？”

出来。

可以想象,在这六千尺的山峰上,每走一步都要停几分钟,喘息不下上百次,他却要用铁铲刨出深埋在三公尺下的一个生命,需要多大的力量和信念!更重要的是那种感天动地的友情!

任何时候,只要雷学文需要,他可以把自己的性命毫不迟疑地献上。

此刻,谈君把一个登山包从车上提了出来,放在地上。他把拉链打开,里边全是钻石劳力士、雷达、帝驼等名贵手表,还有各种的纯金动物塑像、金币、白金戒指、项链、翡翠、玛瑙,等等。雷学文一示意,谈君提起包走到江边,毫无表情地把那些金银细软一样一样地扔向江心。雷学文静静地看着,对这些财富的消失,心如止水。随后,他拿出手机拨号。

“老黄,我,学文。你的东西处理干净了没有?”

片刻才传来黄有恒的声音:“噢,我正在处理。”

雷学文一听他这口气,显然感觉到他对这种巨大的舍弃很有些抵触。他加重了语气:“老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当然知道。”

“记住,一定不要送到亲戚家,不要给他人托管,千万不要拿到其他银行去保管,更不能存。现金一定要找地方烧掉!”

说完,他关机和谈君上了车,从嘉陵江边消失。

黄有恒家布置得虽然很奢华,但却透出一种俗不可耐的味儿。此刻,他正和老婆刘孟彬从家里的各个角落取出一大捆一大捆票面崭新的现金。

刘孟彬:“真不觉得,都三百多万了。”

黄有恒非常惋惜地说:“都是连号的,崭新的现金!

他拿着一大沓在嘴上亲吻了一下。

刘孟彬心痛无比:“能不烧吗?多可惜呀!你就是什么都听老雷的!”

黄有恒摇头道：“这一次我不会全听他的，这样，这一百八十万你去存放在工商银行对外出租的私人保险柜里。要送远一点，最好不要在本市，干脆送到西川去。”

刘孟彬说：“那这些剩下的呢？”

黄有恒呆呆地看着，到底还是痛下了决心：“是得处理一些，太多了。来把这些分成三包，好提出去。”

他找了三个旅行包来装这些现金，两包四十万，一包五十万。

刘孟彬还是心痛：“都烧掉呀？”

黄有恒阴沉地说：“烧！”

刘孟彬乘他不注意从一包里赶紧偷了四万块出来，放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深夜十一点，黄有恒开车来到距市区八十公里的龙池森林。他下了车，把一个包从车上提下，四下观察片刻，然后往包上泼下一瓶汽油，然后用打火机点燃。

那包顿时蹿起阴绿的火苗，渐渐大起来。

他瞪着眼，心里一阵阵发痛。战战兢兢用命换来的这些钱，居然就这样化成一片青烟？他真想张嘴大哭，干涩的喉咙却仿佛被什么堵住，根本发不出音来。

火燃大了，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喝：“你在干什么！”

黄有恒被吓得一个激灵，久久地不敢回头看。一个巡山的林业警察照着手电从深黑中走了出来。

“你怎么敢在禁火区用火？！”他快步走过来用脚把火堆踏灭，弯腰捡起一张没有烧完的钞票，用电筒照射着辨认：“哎，你烧的这好像是真的钱？”

黄有恒赶快一把抢过：“什么真钱，是我自己做的冥钱！今天是我的父亲二十周年忌日，我特地从远处赶来给他烧点纸。你不知道，他原来也是你们这个林场的职工。”

林业警察不相信，说烧纸哪里有深夜到山上来烧的。黄有恒解释说他父亲也是林业警察，晚上巡山的时候被毒蛇咬了中毒而

死的。那个警察说自己怎么从没有听说过这事，黄有恒说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你那时还在穿开裆裤。

林业警察再瞅他一眼：“你赶快走吧，这里严禁烟火。”

黄有恒收拾起自己的包就要走，林业警察却又要他等等，他一惊，以为发现自己什么了。对方却说得交罚款一百元。他赶快从裤兜里掏出一百元钱给了他，然后飞快地溜走了。

车又上了路，还有两包钱没处理，黄有恒一时寻思不到合适的地点。下雨了，雨刮器发出让他心烦的声响。

汽车灯光里出现了一个大的牌子：升中水库——禁区。黄有恒脑子里灵光一现，他把车驶上小路，几分钟后来到了水库边。车停了，他把灯熄灭，本来想把两包现金全部提出来，结果太重，就只提了一个包爬上水库。他在大坝上四下看了看，找来几块石头放进现金包里，使劲地把包扔了下去，入水时发出咚的一声响。突然远处好像有人走来——其实那是他的幻觉，但生性胆怯的他以为真是有人来了，赶紧跳下水坝逃走。

黎明。雨已经停了，天边出现了一缕曙光。在山野中转了大半夜也没扔出最后一个钱袋的黄有恒在车上睡着了，直到被过往的车辆吵醒。他揉揉双眼，回头看着车上的那一包现金，发动汽车向城里驶去。

他的车经过城郊的一个居民区，只见一个收垃圾的老妇人拖着一辆破旧的垃圾车在肮脏的角落中拾垃圾。他突然有了主意，把车开过停下，然后提起包下了车，向那边走去。老妇人埋着头在拾垃圾，他悄悄走到她的垃圾车前，将旅行包放进去，然后转身走开。他躲到一边等了几分钟，看见那个妇人走向推车的时候发现了包，她惊讶地四下看看，然后突然飞也似的推起车跑开。

他心里一笑，这飞来的五十万元钱她绝不会对任何人讲的。

两天后，他接到雷学文的电话马上到游泳池去见他。因为是早春，游泳池空寂无人。停车坪里，雷学文和黄有恒的两辆车同时驶来，它们相向而停。雷学文问黄有恒是怎么处理钱的，黄有恒就

讲了。雷学文一听就黑了脸：“糊涂糊涂！你怎么用这种烧的方式？！还有，你居然扔到水库里面，这水库里的水是死水，东西迟早会冒出来的！最笨的是胆敢把一大包现金扔给了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真是的……嗨！要出事！一定要出事！”

黄有恒嘟哝着：“谁捡到了这么大一笔钱会去报告？她高兴还来不及呢！”

雷学文两眼冒火：“高兴？！老黄呀老黄，你就是书生气太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承受力，对她那样的人来说五百块，五千块，最多五万块那是世界上最真实的巨额财富！面对五十万现金，她会傻掉的！她会发疯的！她不相信这是上帝给她的好运，她那低贱的劣根性甚至让她怀疑这是一个阴谋！”

黄有恒还辩道：“那……谁知道是我扔的？”

雷学文直摇头：“我问你，这些钞票你是不是常常在家里把玩？”

黄有恒不敢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这很重要！”

“是。”

“知道吗，钞票上有你的指纹！”

“人人都在摸钞票，指纹又不止我一个人的！”

“你呀你，平时太不关心警方的侦破状况了！”

雷学文黑着脸告诉他，那些钞票都是些没有开封的崭新票面，能有多少别人的指纹？再说，钞票上面肯定还有本银行的封签！简直就是在告诉天下人，这些钱是你黄有恒扔的，肯定会出事的。见他吓得脸色发白，雷学文又告诉他，现在分行开始对他们的业务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这就说明了国家审计署查账过后，对他们二十八亿承兑汇票的情况和银信拍卖行近两亿的烂账问题的反映是敏感的，应该有更大的动作，肯定还要司法介入！

“你是老大，你是头，什么事情都是你一支笔，承兑汇票和银信的政策都是你在制定，我只是你的副手，只是副行长；我只是执行

齐晓康说不该为了黄有恒去杀夏平。雷学文叹口气,说杀夏平不仅仅是保黄有恒,而是为了保所有的人。齐晓康又问她姐姐那边的事情说得怎么样了,雷学文的目光显得更加阴沉。

“我生你姐姐的气,是因为你姐姐可以彻底地对一个曾经相互关照、相互爱过的人的那种背叛!你姐姐太重权位了,她还想朝市长的位子爬,当中国杰出的女市长,那是她的梦想。”

齐晓康不安地瞅他一眼,就表示为姐姐的过错向他道歉,担心他会报复。

雷学文叹口气:“她不仁,我却不可不义,君子行天下靠的是忠孝仁义!你放心好了,我知道你们姐弟感情很深,都是因为我而产生了芥蒂。对你姐姐我虽然很失望,但我绝没有害她的心思。毕竟她曾经是我非常欣赏和倾心的女人。”

齐晓康很感谢地笑了:“谢谢!雷公,你知道我不会说话的。我齐晓康有今天全仗你雷公的栽培,我向天发誓,永远听你的。”

雷学文点了点头,他拍拍齐晓康的肩:“你姐姐呀,我们本来不该是这种状态的!”

说出这句话,他心里蓦然钻出另一个女人的形象。

正如他所料，支行大楼门口，黄有恒偷偷摸摸地出来了。他紧张地回头看会计仓库的那几扇燃着火的窗户。手机突然地响起，他手忙脚乱地接过：“喂！是我，我已经出来了。什么？齐晓康！他、他没有出来？！这、这——”

他赶紧向街对面跑去，选了一个能清楚地看到窗户的角度抬头看，燃烧的窗户里，在火光的映照下明显地能看到一个人在挣扎着。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的黄有恒呆呆地不敢动弹。

他肯定地认为那就是齐晓康。

这时，雷学文已经命柳国民把汽车开到另一处街角。他拿出一架登山用的望远镜，可以非常清楚看见几十米外的黄有恒。雷学文看着他还在打手机。

黄有恒的手机通着，不断响着雷学文的声音：“老黄！老黄！你在吗？你还在吗？！老黄，黄行长！黄行长……”

黄有恒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赶紧回答：“雷公，该咋办呢？我们是不是赶紧救人呀？”

听筒里传来雷学文故做绝望的声音：“救人！现在火越烧越大，怎么救？”

黄有恒魂都散了：“天啦，他明明是离开了！怎么又回来了嘛！现在怎么办？完了完了！……”

奔驰车里的雷学文心里冷冷一笑，现在，他已经把一块巨石压在黄有恒的心里了，意志软弱的黄有恒再也无法逃脱他的控制了。

他用望远镜看着他说：“老黄，你把事情弄大了！原来还只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弄出人命来，是刑事犯罪！是杀人罪！你是怎么搞的嘛，我不是给你们安排得好好的嘛！齐晓康是我们的副总经理，你们两个长期以来关系就不好，全行的人都知道。再说，有好多事情他是牵扯在中间的，警方肯定会认为你是故意杀了他来灭口的；还有，他姐姐可是区长，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

黄有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马路上抖着，他不知道该如何行动。他本来就带着惶恐的心理来做这件事，不料反而惹出大祸，

具来强行撬开大门。就在银行大门将要被撬开时，银行守门的保安才睡眼惺忪地跑来打开一扇小门，问出了什么事，他根本不知道楼上已经失火！

他一打开门，消防官兵便迅速冲进。

此时，雷学文已经命柳国民把车开走，在另一条马路上行驶着。他的手机响了起来，这一次是保安报火警的。雷学文要他赶紧向副行长黄有恒和其他的行领导发出通知，说自己马上就到。然后，他要柳国民把车开到了相距几条街的一个街口下了车。

“没有什么火烧眉毛的事情不要和我有任何联系。有什么事情，我会主动给你电话的。”他对柳国民说。柳国民点点头驾车飞快地离去。孤身一人的他站在马路上看着自己的手表，等待适合的时间。在放过去了四五辆出租车后，才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坐上去，再一次来到了支行所属的那一条街上。

随后，黄有恒和支行其他的一些领导也陆续来了。

几辆轿车奔驰在黑夜的高速公路上，李明厅长正在汽车里换上自己的一级警监的制服；沈迎庆在旁边打着手机，向西川市公安局这边询问情况。省厅在火灾发生两小时后接到了报案电话，这一千人全都从睡梦中被叫起来，急速向案发地点赶去。

沈迎庆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有一种猜测——这不会是一个意外。但在没有看到现场之前，他没把这种猜测说出来。

黎明时分，这个载着本省警方高级首脑的车队呼啸着驶到了支行大门口。西川市公安局和营州市公安局方面的同志迎接着，立即带他们进入现场。

大楼里边，数名消防队员在里面进行火灾勘测鉴定。西川市消防支队支队长薛贞伟上前介绍有关情况。根据消防技术人员对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勘察报告，火灾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大楼的一个线路出现了阻断现象引起了停电——这个现象在大楼里常常发生，死者点的蜡烛引起了旁边发电机用的汽油桶燃烧所导致。

支行值班的保安当然是被询问的重点。据他回忆，那天深夜，

该是一个密封的仓库,所有的窗户都是密不透风的,而现在所有的窗户都有人为撬痕,这说明纵火者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已经想到了通风的细节。

沈迎庆分析了案子的难点和经侦总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金融案件的情况,并着重分析了犯罪嫌疑人纵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典型的毁灭物证?逃避罪责?杀人灭口?还是有更为重大的原因在里面——当然,谁是主谋将是案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等等。

最后,李明环视在场的警察,郑重地说:“我再强调一下,经侦的主要工作就是和票据,和纸片片儿、账本打交道,我要求查账工作‘账不漏户,户不漏项,项不漏数,数不漏人,人不漏干系’。要查全、查透、查扎实,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点。对不确定的金融常识、金融现象和经济情况要老老实实向专家们学习和请教!”

沈迎庆最后强调了专案组的四严纪律:严禁请假;严守秘密;严肃依法;严防怠懈。

专案组的首期工作决定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就是先要围绕火灾及齐晓康被烧死的线索追查下去,看他的被烧死,是自己在纵火的时候被烧死的那种自杀型的自焚呢,还是另有其人的谋害;谁是真正的纵火者,是不是死者本人,原因是什么。法医要认真的对齐晓康的尸体作尸检,看致死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吸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被大火焚烧致死。第二,尽快地通过各种渠道把在大火中被毁灭了的原始单据进行复制和还原,一方面能从这个上面找到纵火的真实原因,同时也是“4·20 专案组”成立的主要的任务——对大量违规出具金融票据的目的和结果的具体核实以及对银信拍卖行营业活动的调查。第三,现在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雷学文、黄有恒、齐晓康等人。齐晓康已经死亡,雷黄二人将作为重大的怀疑对象,要尽快地对他们二人最近几天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昨晚上的活动情况收集、摸排。第四,对匿名寄给总行、省行的揭发信中提到的黄有恒贪污公款八百万的情况和借给公家炒股票自己也炒,亏

会积极配合你们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谢谢你的这种态度。昨天晚上凌晨左右你在什么地方？”

“凌晨左右？凌晨……左右？”

他使劲地在想着什么。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昨天晚上我先在‘海龙王’洗浴中心洗澡，后来我离开海龙王到宽街的‘夜不归’酒吧喝了点酒，又在步行街上散了散步，思考了一些问题。正准备回家睡觉就接到了保安的电话，我马上就打出租，大概十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和消防官兵们一起奋力地扑火。”

旁边的沈迎庆用笔在一张纸上重重的写了四个字：“散步的时间!!!”

邵建川又问：“你知道专案组要来支行的情况吗？”

雷学文点点头：“知道，接到市分行的通知后，我就召开了支行领导的吹风会。”

沈迎庆抬眼看他，仿佛想从他的表情中得到某种线索。但是，对方的表情如一片冷寂的平湖，你很难揣摸出他的深浅。

询问结束了，雷学文起身朝外走去。

沈迎庆赶上几步：“雷行长，听说你是个登山爱好者。”

雷学文回头正视着他：“是的。”

沈迎庆的目光有一种佩服之意：“听说你已经爬上了六座六千公尺以上的山峰？”

雷学文淡淡道：“消遣而已。”

沈迎庆一笑：“这可不是消遣。要登上那些高峰，绝非一般人所敢为的。何况你这个年龄，而且是有地位的银行家。”

雷学文脸上显出一种自信：“年龄的局限是可以打破的，至于地位——我始终是个凡人。”

沈迎庆很难说是夸赞地：“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雷学文略一颌首：“谢谢你的褒奖。”

说完，他向眼前的这个二级警监淡淡一笑，扬长而去。